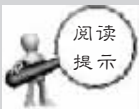




欧盟单边征收航空“碳税”不得人心



航空业碳排放问题国际会议 22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落下帷幕。来自全球 29 国的与会代表发表联合宣言,针对欧盟单方面向他国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提出了反制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自单边出台航空“碳税”以来,招致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此次的莫斯科会议是对“碳税”的又一次联合声讨。如果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继续一意孤行,多国可能对其实施反制措施,并可能引发严重的贸易战。

欧盟强推“碳税”为哪般

2008 年 11 月,欧盟颁布了 2008/101/EC 号指令,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宣布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该指令,所有

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都要为碳排放缴纳费用。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全球 2000 多家航空公司都被列入了该体系。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测算,欧盟的做法意味着全球航空业将在未来 8 年额外增加 238 亿美元的负担。

那么欧盟的“碳税”对中国航空公司影响有多大呢?据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民航局官员吉原估算,按照欧盟的规定,仅 2012 年中国各航空公司就需向其支付约 8 亿元人民币的“碳税”。到 2015 年,这笔费用更将达到每年 17 亿元人民币。

欧盟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征收“碳税”是有说辞的。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科技室主任张敏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欧盟“一意孤行”征收碳排放税,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人类资源和环境。但实际上,这是欧洲为抢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和抢占低碳产业发展制高点而采取的重要策略。同时,征收航空碳税也是欧盟获得公共财政收入的一个新途径。

此外,美国空运协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副总裁南希·扬指出,欧盟如果能把他们的排放交易体系适用于全球航空公司,那么欧盟的碳交易市场自然反而会扩大,更多资金将流入欧洲。

国际社会缘何竭力反对

针对欧盟单边征收航空碳税的举动,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联合宣言包含一揽子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各国将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采用。其中包括:利用法律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修改与欧盟国家的“开放天空”协议;暂停或改变有关扩大商业飞行权利的谈判。这是国际社会对欧盟“碳税”的又一次有力回击。

中国民航局官员吉原表示,欧盟不顾世界各国反对,一意孤行地对全球航空业征收不合理费用,这是中国

不能接受的。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联合宣言措辞强硬,为的是向欧盟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最终自行停止征收“碳税”。中国自 2008/101/EC 号指令出台后就一直持反对态度,国家民航局已于本月下令禁止中国所有航空公司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无权向世界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变相征税,这不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即《芝加哥公约》的有关条款。

俄罗斯联邦运输部部长伊戈尔·列维京在此次会议开幕时表示,现在将民航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为时过早。在各国没有达成共识之前,必须抵制欧盟的指令。她认为,这一指令将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增加,也会给乘客带来负担,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空运提价,减少市场需求。

俄罗斯联邦运输部副部长瓦列里·奥库洛夫介绍说,俄运输部正在拟订有关禁止俄航空公司开设碳排放交易账户的法案,计划于今年上半年提交国家杜马。此外,俄还可能拒绝欧盟航空公司增加赴俄的航班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 22 日表示,“欧盟需要终止将这一机制单边应用于外国航空公司,并与国际民航组织开展更有意义的接触,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途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运输部长拉胡德去年 12 月 16 日曾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称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交易体系的规定是“错误的方式”,欧盟将非欧盟成员国的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航空业的法律体系。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媒体部主任康希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欧盟的碳交易体系将扭曲国际航空业的竞争局面,欧盟坚持强征航空碳税

很可能会引发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战。

多边方案才是最佳途径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欧盟虽然不可能废除已经出台的法律,但是会通过多边框架内的磋商弥合分歧,不排除对法律进行修改的可能。

欧盟在强征航空碳税问题上的立场最近出现软化迹象。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赫泽高的发言人拉德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随时准备与所有的伙伴就它们的关切展开讨论,包括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内进行磋商。我们理解一些国家对欧盟在征收航空碳税问题上实行所谓的‘单边主义’的关切”。

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官员德尔伯克在 2 月上旬的一个论坛上也表示,欧盟事实上更倾向于通过多边谈判解决目前的分歧。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确地表示,我们愿意根据各国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内就降低航空碳排放问题而达成的市场化措施修改我们的立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媒体部主任康希尔介绍说,欧盟官员最近的一些表态暗示他们认为国际民航组织框架内的全球解决方案是一个更好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找出全球解决方案。

康希尔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航空业跨国境的特点,《京都议定书》才将管理航空业国际碳排放的责任赋予了联合国下面的国际民航组织。在解决航空碳排放问题方面,该组织目前正取得进展。2010 年,国际民航组织同意牵头设立一个基于市场的削减国际航空碳排放的全球统一框架。

据新华社电

西方会否借“叙利亚之友”吹响军事干预集结号



21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启程访问英国和北非 3 国,并将在 24 日出席于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有人担心,“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可能成为西方军事干预叙利亚的转折点。

历史总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仅仅在一年前的 2011 年 3 月,希拉里·克林顿参加了利比亚问题的巴黎峰会。会后,一直对军事干预利比亚态度消极的美国突然 180 度大转变,决定支持对利比亚动武。会议结束当天,西方开始了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美国态度出现松动

21 日,白宫发言人卡尼在记者发布会上强调,美国仍然认为叙利亚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美国不希望采取可能导致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军事化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使叙利亚处于危险的境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也表示,美国支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但是,卡尼和纽兰两人当天都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巴沙尔受压力后屈服,我们可能会考虑

采取其他措施。”他们都不愿具体解释“其他措施”包括什么,但此前无论是白宫还是国务院都不愿提及“其他选项”。此间有分析指出,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对干预叙利亚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不仅如此,美国军方此前已经派出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多架无人机前往叙利亚,监视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对派武装和无辜平民的“攻击”行动。美官方表示,“这并非军事入侵的先兆”,而是希望通过无人机监控到叙利亚目前冲突的画面,并拦截、监听叙利亚政府和军方之间的通讯,“为叙利亚的人

道主义危机寻找证据”。10 日,美国国务院也曾公布叙利亚政府军重火力部队部署的卫星图,为反对派提供帮助。卫星图片显示,叙利亚政府军重火力部队部署于哈勒卜、兰库斯以及霍姆斯等地。

包括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此前表示,目前叙利亚局势已经升级,为了避免无可挽回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应该“开始考虑多种选项”,包括“武装反对派”。正在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麦凯恩 19 日说:“我相信不需要美国政府直接卷入就有办法将武器提供给叙利亚反对派。伊朗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向巴沙尔提供武器,因此,叙反对派也应该得到武器保护自己。”麦凯恩说:“我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美国给叙利亚反对派武器。”他认为,美国可以通过第三国或是阿盟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武器。

另一版本的“巴黎峰会”?

24 日,“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将在突尼斯举行。这个由突尼斯提议的会议是为结束叙利亚暴力冲突寻求达成国际协议,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 70 多个国家都受到邀请,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启程准备与会。

之所以有人担心“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将成为另一版本的、西方决定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巴黎峰会”,是因为此时的国际局势与一年前的局势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在参加“巴黎峰会”前,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讨论“美国不愿在中东北非地区展开‘第三场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已经“耗尽了”美国

的元气,而且在国防预算裁减的情况下,美国更不可能再介入战争。而在“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前,美国也不断释放“政治解决”的信号,但又“不排除其他选项”。

其次,都是西方和反对派共同参与的、旨在推翻现政权的会议。“巴黎峰会”上利比亚的代表均为利反对派代表,而参加“叙利亚之友”会议的叙方代表也都是反对派,讨论的也是“叙反对派的诉求”。这也是俄罗斯虽获邀请,但拒绝参与该会议的原因。

第三,西方和阿盟都认为,利比亚(叙利亚)内战爆发、局势升级、人道主义灾难加剧,他们认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太迟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当时说过一句话:不希望在自己任上重演卢旺达大屠杀的惨剧。而如今西方铺天盖地的都是巴沙尔在霍姆斯屠杀反对派和平民的报道,21 日的叙政府军炮击导致至少 63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其中至少有两名儿童死亡。

第四,美国之所以在“巴黎峰会”后态度发生 180 度大转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阿盟表态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局势出现了转折。对美国而言,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参与是军事干预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如今,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阿盟国家早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叙反对派,并表示将武装反对派,甚至要通过包括出兵干预在内的一切努力来推翻巴沙尔政权。

政治解决仍是首要选项

尽管如今的叙利亚局势与当初利比亚局势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美国政府、军方对军事干预仍持消极态度,

主流学术界也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表示,把叙利亚当成另外一个利比亚,将是个“严重错误”,干预叙利亚将会“非常困难”。

最重要的原因是,叙利亚局势已经不是叙国内问题,而已经涉及许多外部势力的利益,包括中东地区大国,以及美、俄等全球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贸然动武可能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后果。俄在本月初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案中投了否决票,坚决反对军事干预,这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叙利亚的反舰导弹和生化武器能力让美国极为忌惮。登普西此前警告称,叙利亚足以发动“生化战”。

利比亚国内派系林立、部落众多,各部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势力有很深的根基。一旦国内外时机合适,反卡扎菲武装力量会借机而起,形成强大的“倒卡势力”。而叙利亚国内形势则完全不同,反对派势力非常之弱,而且是一盘散沙。如果向反对派提供武器,可能会导致美国武器失控,并有流入恐怖组织手中的风险。

如今已经进入美国总统大选年的关键时期,一旦动武,可能产生“泥潭效应”,美军和北约部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抽身,这对奥巴马年底竞选连任的努力只可能减分,不会加分。

中东局势不断变化,美国高层内部的真正决策又不为人所知,但美国有专家认为,美国“最聪明”的做法是支持土耳其这个既是北约成员国、又是中东地区大国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不宜直接卷入战争,至少现在时机还远不成熟。

(据《中国青年报》)